

吳  
伯  
簫  
散  
文  
選



# 吴伯箫散文选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·北京

## 吴伯箫散文选

---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市通县辛店印刷厂印刷

字数 259,000 开本 850×1163毫米<sup>1</sup>/<sub>32</sub> 印张12<sup>1</sup>/<sub>8</sub> 插页3

1983年7月北京第1版 198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20,000

---

书号 10019·3473

定价 1.10元

## 序

叶 圣 陶

我跟伯箫同志初次见面，握手道彼此相慕，是一九四九年第一次文代大会开幕的时候。未曾相识何以相慕呢？因为先此七年我就在报上见到伯箫同志的名字，是在不寻常的新闻报道中见到的。哪个月哪一天哪种报全记不得了，报道说西安开了个追悼会，追悼在延安被害的若干人，其中有伯箫同志的名字。

后来伯箫同志告诉我，西安开追悼会的时候，他正在延安从事文化工作，业余参加生产，被推选为纺线模范。消息传到延安，他异常愤慨，认为这是对边区的诬蔑，也是对他本人的侮辱，非大声控诉，撰文痛斥不可；可是身在延安，语言和文字都没法向国统区传播。一九四四年有一个中外记者代表团访问延安，在座谈会上，伯箫同志把积蓄在胸中已久的意思全都倾吐出来，他知道通过中外记者一定能传播出去。他还把那天的发言记下来，刊载在延安的《解放日报》上，标题是《斥无耻的“追悼”》。

一九五四年伯箫同志调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，我们俩几乎天天见面，直到一九六六年。他为人诚恳朴实，表里如一，是全社会同志共有的印象。我们俩经常讨论语文教材的编撰，有时似乎谈得极琐屑，近于咬文嚼字。其实决非咬文嚼字，准确的意思和准确的记载非由准确的语言来表述不可，所以一个词也不能随

便，一处语法错误也不能容许。在这方面从严些，对学生的语言、认识、品德都有些好处：这是伯箫同志和我共同的信念。

伯箫同志出过四本散文集。抗日战争以前的集子《羽书》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；建国以后编成的三本集子，《烟尘集》和《北极星》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《忘年》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。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要把那四本集子选剔一下，再加入以前没有入集的若干篇散文，编成一本选集，这是极有意义的事。伯箫同志要我为这本选集写一篇序文，我除了感到荣幸不多说，只说出版这本选集的意义。

曾经有许多人说过，谁都应该多少有些历史知识。不知道过去，就不容易真个知道现在，做一个尽职尽责的人。古的远的历史放松些还无妨，近百年近六七十年间的历史跟当前的关系太密切了，那就非知道不可。而伯箫同志这本选集里，写的正是最近几十年间的事。试看，中国共产党在又团结又斗争中促成的抗日统一战线，根据地的出奇制胜的敌后战争，根据地的自力更生，生产建设，这些不是抗战的重要关节吗？伯箫同志凭他的亲身经历在这些关节上写了好多篇，这就极有意思。我不敢说得夸张，我只想说如今的青年少年读了集子里的这类文章，唱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的时候，感情就会更加真挚，更加饱满。

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三日作

## 目 录

|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|
| 序 ..... | 叶圣陶 1 |
|---------|-------|

### 第 一 辑

|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话故都 .....      | 3  |
| 马 .....        | 8  |
| 山 屋 .....      | 12 |
| 岛上的季节 .....    | 17 |
| 野孩子 .....      | 21 |
| 夜 谈 .....      | 25 |
| 天冬草 .....      | 30 |
| 啼晓鸡 .....      | 33 |
| 海 .....        | 37 |
| 梦到平沪夜车 .....   | 41 |
| 灯 笼 .....      | 45 |
| 海上鸥 .....      | 48 |
| 羽 书 .....      | 52 |
| 我还没有见过长城 ..... | 55 |

### 第 二 辑

|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|----|
| 记乱离 ..... | 61 |
|-----------|----|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夜发灵宝站·····     | 66  |
| 马上的思想·····     | 72  |
| 潞安城·····       | 78  |
| 沁州行·····       | 82  |
| 一  雪行三日·····   | 82  |
| 二  “调皮捣蛋”····· | 88  |
| 三  衙门下乡·····   | 93  |
| 四  八万只臂膀·····  | 98  |
| 响堂铺·····       | 103 |
| 神头岭·····       | 108 |
| 夜摸常胜军·····     | 114 |
| 微雨宿浍池·····     | 125 |
| 范明枢先生·····     | 130 |
| 向海洋·····       | 139 |
| 书·····         | 144 |

### 第 三 辑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客居的心情·····    | 151 |
| 论忘我的境界·····   | 157 |
| 斥无耻的“追悼”····· | 163 |

### 第 四 辑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战斗的丰饶的南泥湾····· | 171 |
| “火焰山”上种树·····  | 177 |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黑红点 .....     | 182 |
| 打娄子 .....     | 189 |
| 游击队员宋二童 ..... | 198 |
| 化 装 .....     | 204 |
| 一坛血 .....     | 209 |
| 文 件 .....     | 217 |
| “调皮司令部” ..... | 222 |
| 出发点 .....     | 228 |
| 十日记 .....     | 233 |

## 第 五 辑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北极星 .....    | 249 |
| 记列宁博物馆 ..... | 256 |
| 火车，前进！ ..... | 261 |
| 记一辆纺车 .....  | 267 |
| 菜园小记 .....   | 272 |
| 延 安 .....    | 276 |
| 歌 声 .....    | 280 |
| 难老泉 .....    | 285 |
| 窑洞风景 .....   | 291 |
| 猎 户 .....    | 296 |
| “早” .....    | 303 |
| 天下第一山 .....  | 307 |

## 第 六 辑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岗 位 .....       | 315     |
| 忘 年 .....       | 319     |
| 作家、教授、师友 .....  | 325     |
| 回 春 .....       | 330     |
| 雷雨里诞生 .....     | 334     |
| 打前站 .....       | 337     |
| 攀金顶 .....       | 343     |
| 布 衣 .....       | 347     |
| 天 涯 .....       | 350     |
| “鹰” .....       | 354     |
| 第二次到上海 .....    | 358     |
| 我所知道的老艾同志 ..... | 362     |
| 无花果（作者代跋） ..... | 369     |
| 编后记 .....       | 鲍 霁 381 |

# 第 一 辑



## 都 故 话

一别两易寒暑，千般都似隔世，再来真是万幸了。际兹骊歌重赋，匆匆归来又匆匆归去的时候，生怕被万种缱绻，牵惹得茶苦饭淡。来！尔座苍然的老城，别嫌唠叨，且让我象自家人似的，说几句闲杂破碎的话罢。——重来只是小住，说走就走的，别不理我！连轻尘飞鸟都说，着，啊，你老城的一切人物。

生命短短的，才几多岁月？一来就五年六载地拖下去，好不容易！耳濡目染，指磨踵接，筋骨都怕涂上了你的颜色罢；不留恋还留恋些什么？不执着还执着些什么？在这里象远古的化石似的，永远烙印着我多少万亿数的踪迹；象早春的鸟声，炎夏的鸣蝉，深秋的虫吟似的，在天空里也永远浮荡着我一阵阵笑，一缕缕愁，及偶尔的半声长叹。在这里有我浓挚的友谊，有我谆淳然师长的训诲，有我青年的金色的梦境，旷世的雄心，及彻昼彻夜的挣扎与努力；也有我掷出去，还回来：往返投报的情热，及情热燃炙时的疯狂。还有，还有很多；我知道那些逝去了的整整无缺的日子，那些在一生中最可珍贵的朝朝暮暮，我是都给了你了，都在你和平而安适的怀抱里，消磨着，埋葬了。

因此，我无论漂泊到天涯，或是流浪到地角，总于默默中仿佛觉得背后有千万条绳索在紧紧地系着，使我走了一段路

程，便回转头来眺望你一番，俯下头去想念你一番，沉思地追忆关于你的一切：当我于风雨凄凉，日晚灯昏，感到苦寂的时候，我想到在你这里那五六个人围炉话尽的雪夜，和放山石，采野花的那些春秋佳日。当我进退维谷，左右皆非，感到空虚的时候，我想到在你这里过骆驼书屋，听主人那忘机的娓娓不倦的谈话，和那巍然宏富的图书馆里，引人入胜的各家典籍的涉猎。在异乡受了人家的欺骗，譬如那热血所换到的冷水的欺骗，我只要忆起你这儿的友人曾信托我，帮助我，在极危急的时候拯救我的各种情形，我便得到很多的安慰；即使抚今追昔，愈想愈委屈，而终于落泪罢，但内心是充满了喜悦的，说：“小气的人呀！我是有朋友的，你其奈我何！”

因此，我念着你西郊的山峦，那里我们若干无猜的男女，曾登临过，游览过，啸遨过：大家争着骑驴，挨了跌还是止不住笑。我念着你城正中昂然屹立的白塔，在那里我们曾俯瞰过你伟大的城阙，壮丽的宫院，一目无边的丰饶的景色。我念着坐镇南城的天坛，那样庄严，使你立在跟前，都不敢大声说话。我念着颐和园昆明湖畔的铜牛，最喜欢那夕阳里骄傲的雄姿；我念着陶然亭四周的芦苇，爱它那秋天来一抹的萧索。我念着北城的什刹海，南城的天桥，拥着挤着的各色各样的人，各色各样的事。我念着市场的那些旧书摊，别瞧，掌柜的简直就是饱学。我念着，啊，这个账怎么开呢：那些残破的庙宇，那些苍翠的五六百年的松柏，那些灰色的很大很大的砖，一弯臭水的护城河，沿河走着的骆驼同迈着骆驼一样脚步的牵骆驼的人。真是！什么我都想念呢！只要是你苍然的老城的，都在我神经的秘处结了很牢的结了。说来你不信，连初冬来呼呼的大风，大风里飞扬着的尘土，我都想。

苍然的老城，我觉到，绵亘在兴安岭以南，喜马拉雅以北，散布在滚滚的黄河，滔滔的长江流域的，星罗棋布，是多少城池，多少市镇，多少名胜古迹啊，但只有你配象徵这堂堂大气的文明古国。仿佛是你才孕育了黄帝的子孙，是你才养长了这神明华胄，及它所组成的伟大民族。虽然我们有长安，有洛阳，有那素以金粉著名的南朝金陵，但那些不失之于僻陋，就失之于嚣薄；不象破落户，就象纨袴子；没一个象你似的：既素朴又华贵，既博雅又大方；包罗万象，而万象融而为一；细大不捐，而巨细悉得其当：真是，这老先生才和蔼得可亲，庄严得可敬呢。

华夏就是这样的国家，零星的干犯，是惹不起她的气忿的，她有海量的涵容；点滴的创伤，她是不关痛痒的，她有百个千个的容忍；不过一朝一夕，时光慢慢地过去，干犯她的，要敬畏她了，要跪倒在她的面前，求她的宥恕了；一处处创伤要渐渐地复原，渐渐地健康起来了。如簷滴之穿阶石似的，一切障碍都在时光的洗炼中屈服在她的腕下了。苍然的老城，你不也正是这样的么？多少乳虎样的少年，贸贸然地走了来，趾高气扬；起初是目空一切的，但久了，你将他的浮夸，换作了沉毅。忽而一天，他发见了他自己的无识，他自己的藐小；多少心胸狭隘的人，米大的事争破天，不骄即谄，可是日子长了，他忽然醒过来，带着满脸的惭愧，他走上那坦荡的大方的道路。芝兰之室怕连砖瓦都是芬芳的罢，蜜饯金枣酸瓢也发起甜来。饱有经验的老人是看不惯乳臭的孩子的，富有历史涵养的地方草木都是古香古色。不必名师，单这地方彩色的薰陶，就是极优越的教育了。何况，在这里，街街巷巷都住持着哲人，诗家，学者呢？对你，不只是爱慕，简直是景仰。“我懂

什么呢，”有人这样说：“在此老死罢！”也有人这样说：是大有来历的。

晨昏相对者六年，在第六个夏天，我因为什么事情不得已而将远去，那时我是怎样地愁着，依依的可怜啊！为了你这儿的人们，使我眷恋不舍，一壁整着行囊，一壁落着眼泪，就象第一次离开慈母准备远行一样，那滋味是够凄凉的。脚步迟滞地踏上火车，心随了车轮的辗转而步步沉重，彼此间的牵线，步步加紧，那是不多不少的永诀的情况啊！长年漫漫，悬想之情总算够受了：地方愈远，思念愈深；时日愈久，思念愈切：直将这重负继续担下来，到今天，我有了归来的机会。

旅途上我是怎样的喜欢，又怎样的惧怕呀！喜着眼前的重逢，怕着久别的生疏。提心吊胆，终于到“家”了。望见你那更加苍老了的城垣，还带着亲熟的容光，仿佛说：“来了么？……”那一阵高兴是说不出的。我知道敌人的炮火，曾给你过分的虚惊，我见了一砖一石一草一木，都郑重地问“别来无恙”的话。及至看见你依旧那样镇静，那样沉着的时候，我便禁不住手舞足蹈了。可是你的确又苍老了许多呢。虽说老当益壮罢，但那加添了的一条条皱纹，总不能不使爱你的人们增加几分担心。

现在几天的光阴，又轻轻度过了，梦一般。在几天之中，我温习了多少陈迹，访问着你的每一条大街，每一条小巷，抚摩着往日的印痕，追忆着那些甜的酸的苦的故事，又是一度欢欣，又是一度唏嘘，又是一度疯狂。我很满足，因为你没把我忘记。

展眼我又要走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在这临行时的前宵，听着你午夜的市声，熙攘攘，喘着和平的气息，我怀了万分惆怅。

但想到你的长存，比得过日月的光辉时，我也知道自慰。后会有期，珍重罢！希望再度我来，你矍铄依然，带着你永恒的伟大与壮丽，期待我，招呼我。

明朝行时，但愿你满罩了一天红霞，光明里，照顾我到遥远的天涯。

一九三三年夏

## 马

马是天池之龙种。那自是一种灵物。

——庚信：《春赋》

也许是缘分，从孩提时候我就喜欢了马。三四岁，话怕才啾呀会说，亦复刚刚记事，朦胧想着，仿佛家门前，老槐树荫下，站满了大圈人，说不定是送四姑走呢。老长工张五，从东院牵出马来，鞍鞴都已齐备，右手是长鞭，先就笑着嚷：跟姑姑去吧？说着一手揽上了鞍去，我就高兴着忸怩学唱：骑白马，吭铃吭铃到娘家……大家都笑了。准是父亲，我是喜欢父亲而却更怕父亲的，说：下来罢！小小的就这样皮。一团高兴全飞了。下不及，躲在了祖母跟前。

人，说着就会慢慢儿大的。坡里移来的小桃树，在菜园里都长满了一握。姐姐出阁了呢。那远远的山庄里，土财主。每次搬回来住娘家，母亲和我们弟弟，总是于夕阳的辉照中，在庄头眺望的。远远听见了銮铃声响，隔着疏疏的杨柳，隐约望见了在马上招手的客人，母亲总禁不住先喜欢得落泪。我们也快活得象几只鸟，叫着跑着迎上去。问着好，从伙计的手中接过马辔来，姐姐总说：“又长高了。”车门口，也是彼此问着好，客人尽管是一边笑着，偷回首却是满手帕的泪。

家乡的日子是有趣的。大年初三四，人正闲，衣裳正新，